

嘶鸣战马城





战 马 嘶 鸣

(短篇小说集)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战马嘶鸣

(短篇小说集)

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1972年4月第1版

1972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72·370 每册0.28元

毛主席语录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作为团结人民、教育人民、打击敌人、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，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。

目 录

高歌猛进	田 重	(1)
战马嘶鸣	郭 戈	(9)
鞭声清脆	飞 雁	(21)
飞跃	杨洪立	(35)
在继续前进的路上	张俊华	(45)
千锤百炼	红勤文	(54)
飞雪迎春	天津重型机器厂创作组	(67)
大步向前	张其文	(80)
幕没拉开的时候	曹 璇	(89)
带路的人	红勤文	(96)
团结花开	飞 雁	(107)
难忘的一课	张俊华	(119)
父子俩	红 宇	(129)
新春时节	高近远	(136)
红柳	于一丁	(145)
一道计算题	李云华	(157)

高歌猛进

田 重

明天，我们厂要召开批修整风动员大会。大会的第一项就是高唱《国际歌》，这是一个五千多人的庄严雄伟的大合唱，要选一个好的指挥。

其实，好指挥用不着到车间去找，我心里早就想好了一个人——党委副书记、军队干部魏民同志，《国际歌》他唱得好。有一次，厂里召开大会，老魏做辅导报告，他讲了自己的苦难身世，更着重讲了党内历次的重大路线斗争，从对陈独秀的斗争讲到对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批判，从古田会议决议讲到党的“九大”会议。详细讲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取得的伟大胜利。

会后，老魏带头唱起了《国际歌》，那雄壮的音调，战斗的旋律，仿佛是冲锋的号角！歌声中我仿佛看见了一个被地主害死了爹妈的穷孩子魏民，瞪着一对仇恨的眼睛，用放羊的鞭子抽打狗地主，点火烧了地主的房，填了地主的井，投奔了八路军；歌声中我仿佛看见在毛主席指挥下，年轻的魏民同志转战南北；从歌声中我仿佛看见魏民同志被党派到城市工作，他和工人们一

起向反动派作斗争。

老魏同志有着丰富的战斗经历，他对《国际歌》的意义理解得深，由他指挥最合适。还没等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老魏，老魏却找我来了：“小刘，指挥选好了吗？”

“老魏同志，我想请您……”

老魏爽朗地说：“叫我说，应该让老华师傅指挥。”

“您说的是华强志老师傅？”我问。

“对！我不止一次地听老华唱过《国际歌》，他唱得很好。那战斗的音调，那火样的感情，仿佛不是从他嘴里唱出来的，而是从他心底深处、从他肺腑里喷发出来的！”

老魏看我还有些迷惑不解的神情，又说：“我这样说是根据的。”他接着说了这样一件事，我信服了。他说：

“你知道，前年冬天，我刚来到重型机器厂，立刻被卷进了一场大的斗争漩涡：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设计制造大型水压机？有人摇头说：没门儿。主要理由就是没有精通水压机的一流专家。我征求工人群众的意见：谁能挂水压机总设计师的‘帅印’？”

“这时候，水压机车间站出来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共产党员、七级维修钳工华强志。他用汽锤打铁般的洪亮声音说：‘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，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人群众，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！水压机大，大又有什么可怕；水压机复杂，复杂又有什么了不

起！世界上不管什么大机器都是劳动人民造出来的。我们一定要造出水压机！因为这是落实毛主席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的重要任务，我们坚决完成！

“厂党委坚定不移地支持了以华强志为代表的广大工人群众的意见，并决定成立了水压机三结合设计小组，这个设计组组长就由华强志来担任。

“设计组成立的第一天，华师傅就碰到了难题：水压机这个庞然大物的许多尖端的技术问题怎样解决？一万多张设计图纸从哪里下手搞起？第一张设计图纸由谁来画呢？在这种节骨眼儿，有人躲在一旁说风凉话，想看华师傅的笑话。

“我正在市里开会，得到这个消息心里又气又急。散会后，我急忙蹬上自行车，迎着风雪赶到厂里，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了。我放下自行车，直奔设计组。

“这时，忽然传来熟悉的《国际歌》的歌声：

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

也不靠神仙皇帝。

要创造人类的幸福，

全靠我们自己。

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，

让思想冲破牢笼。

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，

趁热打铁才能成功！

“顿时，我觉得整个天地都在附和着！风雪的呼啸声，机器的轰鸣声，钢铁的撞击声，汇合在一起，仿佛是这雄壮歌声的伴奏。一阵热浪打来，我心里激起一股昂扬的战斗热情。

“我追着歌声走去，原来是老华师傅在设计组里唱。在这风雪交加的冬夜，在这千钧重担压肩头的关头，他为什么突然唱起《国际歌》来？他的歌声虽然不那么高，但是那样雄浑有力，那样热烈壮阔！”

“我冲进了设计组。这个有着三十年工龄的老工人，一双劳动的大手里握着铅笔，在画第一张设计图纸。不知是因为对自己画的线条不满意，还是又想起了新的改进，华师傅已经三次撕掉了自己画的图。唱完了《国际歌》，又重新进行第四次设计。旁边有两个年轻的技术员，一面在轻声地唱着，一面拉着计算尺激动地为华师傅计算数据。”

老魏讲到这里停住了，因为以后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《国际歌》鼓舞着华师傅占领了设计阵地，画出了第一张具有先进水平的设计图纸。四个月后，大型水压机设计出来了。华师傅出色地领导着同志们完成了这个庞大的设计工作。

一年过去了，水压机建成了。它拔地而起，巍然矗立，以它的雄伟气概再一次向人们证实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真理：奴隶们创造了历史！

我和政工作组其他同志们采纳了老魏的建议，决定让

华师傅指挥。

我和老魏来到水压机车间，准备告诉老华一声。离老远就看见水压机十米操作台上站着一个身材魁伟，英姿焕发的老工人，他就是华师傅，正在向青年工人们讲《国际歌》。

他说：“你们都是有文化的青年人，爱读诗，爱唱歌。可《国际歌》不是一首普通的诗，不是一曲普通的歌，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！唱着《国际歌》，我们心里就涌起一股无比珍贵的阶级感情，想起了我们的事业，想起了我们的前辈。我们就会明确斗争的任务，认清目标，看准方向。每唱一遍都得到新的力量，新的启发。《国际歌》唱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心声！”

接着，华师傅讲了这样一个学唱《国际歌》的故事：

“二十八年前，我在三条石一个机器厂做工，白天给资本家干活，晚上再去拉洋车，就是这样黑天白日地拚死拚活，还不能养活我的母亲。有一天夜里，天冷得出奇，我正拉车回家。突然响起几声枪声，接着，从胡同里跑出一个人来，他左腿受了伤。我看这个人，一身普通的工人打扮，两只眼闪着火一样的光辉，后边正有几个日本鬼子追来。我赶紧把他扶上车，拉起车一阵飞跑。

“我把那人拉到家里，我母亲用盐水给他洗了伤口，用干净布把他左腿裹好。我问他：‘你是什么人？’

“他说：‘和你一样，是受苦人，十二岁叫地主逼死了爹妈，十三岁给地主放羊，现在跟着毛主席打日本鬼子’。

“我对他说：‘你放心，这里周围住的都是穷哥们儿，保险你出不了问题。’

“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，流了很多血，疼得满脸冒虚汗，右手按着受伤的左腿，低声地一遍又一遍唱一个歌。那支歌叫人一听就浑身是劲，心里升起一把火来！

“我问他：‘你唱的是什么歌？’

“他说：‘这叫《国际歌》。’

“我说：‘这么好的歌，教给我唱唱吧。’

“他很高兴地答应了，我们两个轻声唱了起来，他教一句，我学一句。

“我这个从来没有唱过歌的穷工人，一下子爱上了《国际歌》，很快就学会了，歌词就象刻在了心上，再也忘不了，在那个天黑地暗的年月，我好象看见了一轮鲜红的太阳。《国际歌》真是咱穷人的歌，从那时，我就知道这支歌的分量了。

“黎明前，我把那个同志送走了。我真舍不得离开他，攥着他的手，久久不愿放开。他也激动地对我说：华强志同志，你帮助我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。请你记住：有共产党领导，我们穷哥们儿团结起来，和全国人民一道，我们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走，一定能把蒋介石反

动派彻底消灭！让我们共同努力，迎接抗战的胜利，迎接全国的解放，‘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’！说完，他走了。

“从此，《国际歌》传开了。开始只有几个人会唱，以后许多工人都会唱了。开始我们小声唱，以后就大声唱。唱起《国际歌》，我们工人心更齐了，胆更壮了，眼更亮了，举着旗子，挽着胳膊，挥着拳头，和资本家斗争。资产阶级最害怕这首歌。

“我们唱着《国际歌》，跟着毛主席胜利前进。赶走了帝国主义，埋葬了蒋介石的反动王朝，迎来了全国解放的曙光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每一个重要的转折，每一次激烈地斗争，每一个新的胜利，《国际歌》都象嘹亮的号角，鼓舞我们向旧世界冲锋陷阵；《国际歌》都象一面火红的战旗，在祖国上空飘扬，激励我们把历史推向前进！

“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战士，高唱《国际歌》，相互支持，团结战斗，前赴后继，斗争了一个世纪，不断开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新局面。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、党中央领导下，高唱《国际歌》和帝修反斗，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分子、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斗，和那些阴谋家、野心家、叛徒、卖国贼斗，斗争了五十年，捍卫了毛主席革命路线，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！今后我们仍将高唱《国际歌》，继续斗争下去，再斗它五十年、一百年……一定要把一切毒

蛇猛兽彻底消灭干净，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！”

我听着华师傅的话，眼前涌现出一个又一个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壮丽场面。巴黎公社的怒涛，十月革命的炮声，犹响在耳；印度支那的反帝战火，亚非拉的革命风雷，如在眼前；同《国际歌》的旋律汇合在一起，气势磅礴，雄伟庄严！

我忽然觉得心里一亮，回头看老魏同志，他还眯着眼睛，倾听着。我大声向华师傅问道：“您救的那个同志，解放后见面没有？”

“见过面！在六千吨水压机大会战的关键时刻，在对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进行批判的战场上，我们又重逢了。他一直和我们共同唱着《国际歌》，并肩战斗。他就是……”

“华师傅！”老魏突然打断了华师傅的话。

“是老魏同志……”大家兴奋地说着，把华师傅和老魏围起来。

老魏紧紧握住了华师傅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《国际歌》您唱得好、讲得好，做得也好。明天的大会，由您来指挥大家唱《国际歌》。”

华师傅高兴地答应了。他说：“这是战斗，不能推辞！”

我和老魏加入了工人的行列，在华师傅的指挥下唱起了《国际歌》。歌声似春雷滚滚，震撼天宇。

我们将永远高唱无产阶级的战歌，团结战斗，胜利前进！

战 马 嘶 鸣

郭 戈

一

熄灯号响过后，沸腾的军营霎时格外寂静。只有通讯连连部仍灯火通明。一阵阵话语，飞出窗外，支委会在研究驯马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安全问题。

“没见过这种马，看那脾气，象吃炸药长大的，碰见根鸡毛也要爆炸！”

“确实，没个三招两手，要驯服它，那真是切菜刀剃头，危险啊！”

人们的话题，围绕着青鬃马扯开……

说起青鬃马，真叫人咂牙花。它见谁踢谁，从不“赊账”，“入伍”几天，就咬伤俩人。严重的是又过了几天，竟然咬断缰绳，跑回“娘家”——内蒙古草原。这已经是第二次“入伍”了。

“同志们！”指导员江明磕打磕打烟斗灰站起身来，他那高大身影，遮住了半拉窗户，他扫视一下大家阴沉的脸，简短有力地说：

“关键问题，得首先明确驯马的指导思想。我们要坚信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能战胜一切困

难，改天换地，包括这匹马……”

“咚咚咚咚！”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。

“报告！”

“进来！”

话音没落，象带着一股风，闪进一个小战士来，他利利落落，喀嚓一个敬礼：

“指导员，这任务我包下了！”

“什么任务？”

“驯青鬃马！”

“你行吗？！”刷地一下子，人们用惊异的眼光一齐朝他扫去。

“嘿！人家工人阶级原子弹都能造，咱还驯不服一匹马！”

大家望着眼前的战士会意地笑了。

说这话的是个十八岁的新战士。他，虎实实的身板，黑黝黝的圆脸，一对黑灵虎亮的大眼透露出一股机灵劲；两只棱角分明、稍向上挑的嘴角显示出刚毅的性格；浑身上下，一股虎劲，好象你叫他上天，他真得要把天捅个窟窿。

还是在接新兵时，江明就认识他了。

那天，江明怀着特有的兴奋心情，顶着雪花从公社去陈庄了解新兵情况。走到三岔路口，他正要问路，忽然身后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一辆马车在坎坷不平的雪路上颠簸着飞奔而来。

“同志，去陈庄吗？……上车吧！”车到跟前，猛然停住，赶车的小伙子热情爽朗地打着招呼。

“好，谢谢。”江明跳上车去，还没坐稳，一声鞭响，马车又飞奔起来。

这时，江明才看清，这个赶车小伙子浑身上下湿漉漉的，棉衣结了一层冰。车厢里，躺着一个全身水淋淋的小马驹，冻得四蹄乱蹬，弹得车厢咚咚直响。

“怎么搞的？”江明连忙脱下军大衣，披在小伙子身上。

“马驹撒欢，掉到河里了……”他取下大衣，长长的眼睫毛眨巴几下，两只机灵的眼睛看看马驹，又望望江明。

江明会意地点点头，俩人把军大衣抻开，轻轻盖在马驹身上。

小伙子鞭子一扬，在空中兜个圈儿，“叭”地一声，剪碎几朵雪花，马车跑得更欢了。

“你是车把式？”

“嗯，还兼着饲养员，啥活缺人就干啥呗！”小伙子回过头来反问：“同志，你到俺村是接新兵的吧？”

江明点点头。

“哈哈，你一上车我就猜出来了，我就是准备参军的呀！同志，旧社会，俺爷爷给地主赶车被车轧死了，俺爹也跑了半辈子车道辙。现在，为了保卫毛主席，俺